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待軒詩記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童超

待軒詩記卷五

明 張次仲 撰

小雅

小弁

序刺幽王也 續序太子之傅作焉 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襃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太子之情而作是詩冀王之一悟也小雅多君臣之變此則父子之變也白華則變及夫婦三綱亂矣文武盛德大業其可復乎

弁（音盤）彼鸒（音豫）斯（新貴反）歸飛提提（音啼又音匙）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叶奚下同）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比而興也弁與拚通烏將飛而拊其翼周頌拚飛維烏是也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斯向作語詞猶蕭斯柳斯鹿斯之類董氏曰師曠禽經有鸒斯爾雅曰鸒斯鵯居揚子云頻頻之黨甚于鸒斯則斯非語詞矣提提羣飛貌穀養也罹憂也此章乃自罪引慝之語雅烏不能反哺猶己之不能致養自罪之詞也烏雖不能反哺然在野飲啄則提提然羣飛而歸是父子相隨為可樂也凡民莫不相養而我獨不容于父鵯烏之不若矣不知我何以得罪于天乎我之罪伊何乎云如之何心口相商之詞思所以感動其父母也　烏有三種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

者謂之鵻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脰音豆項也

踧音敵踧周道郎口反鞫鞠石經作鞫為茂草此苟反我心憂傷惄音溺焉如擣當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魯口反心之憂矣疢音趁如疢首賦也踧踧平易也周道通行之大道鞫盡也惄解見周南汝墳擣兩物相擊撞也朐中憂惛不寧如有物之擣心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疢首頭痛也以周道之平易而盡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憂傷之極至于如擣則精神憒眊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疢首則入憂之甚矣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姥罪反不屬

音蜀人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理賦也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尊父故曰瞻觀母故曰依屬連屬也毛者氣體之餘離麗也裏心腹之類辰謂六物之吉凶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父母所植之木不敢不敬故目之所視身之所倚無一不是父母而父母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麗屬乎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是豈我生之不善哉何不詳至是也

篇中我字予字皆其傳代為太子之言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音諱嘒有漼崔上聲者淵萑葦淠音譬淠彼舟流不知所屆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而比也

菀茂也斯語詞蜩蟬見豳風七月嘒嘒聲也漼深也淠淠衆也屆至也柳茂則蜩鳴其上淵深則萑葦生

其中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今我無父母如不繫之舟不知何所至乎初猶假寐至此則假寐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岐雉之朝雊音姤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伎伎舒貌雊雉鳴也壞木謂木之尫傴瘻瘣無枝條者鹿見人則奔宜速而伎伎然舒者顧其羣也雉朝作而鳴者求其雌也今王黜后而放子几然如病木內有蠹疾外無附枝我心之憂如此王寧不之知乎冀其感悟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音線叶息杳切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如震切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相視先導之也行道路墐埋藏也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乃或先之使得逃避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避之乃

或墐之使免暴露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幽王信讒逐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人只是不忍耳忍則無所不至是以憂之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音猗叶居何反矣析薪杝音侈叶湯何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湯何反矣

賦也前數章歷訴苦楚不說所從來至此方說出信讒二字蓋秉心之忍從信讒中來此是周家禍本作詩之故全在於此　君子斥幽王也醻旅醻謂三爵之後交錯相醻也惠愛舒緩究察也掎畏木倒以物掎其巔也杝謂觀其理而隨以手析之也佗通作柂史記龜策傳蘇酒佗髮謂相牽引也凡遇讒言從容詳審自然明白幽王溺愛褒姒聞讒即信如人嗜酒到口輒飲皆因不愛太子故不舒緩究詧之也夫伐

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王以讒故遇太子無理是伐木析薪之不如故舍彼褎姒之有罪而連累太子也

莫高匪山輸旃切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跂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上聲

比而賦也承上言讒人險踰山川王當謹密圖維守祖宗遺業　浚深也信口而出謂之由言屬連也著也梁笱解見邶谷風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山川者然山高而人能登之泉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人不得聞而輕易由言恐屬耳者將窺伺意旨無所不至玩詩人心事至此已蹙乃復援隱語以為全詩之亂益申后既廢太子既逐則褎姒伯服必有盜竊神器之事故諄諄望之謂萬一有

此亦當以祖宗成業為念無逝梁發笱自絶其生養
之路也今我身且不見容遑恤我後之人特以國家
大事不得不言耳痛哭流涕望及于褒姒伯服無非
感動王心冀其悔悟也　此詩恐王酣飽之後或有
溺愛輕許之語故再三諄戒之昔唐德宗將廢太子
而立舒王李長源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
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無易由言之意
徐徹弦曰人情奮于自決其中有不決者在小弁之
終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曰國無人兮莫
我知又何懷乎故都惟其不忘情于君父所以為是
決絶之詞耳　竹書幽王五年宜臼奔申八年立伯
服為太子此詩云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則出奔之時
尚未顯然廢立末四句有冀望復還之意　陳氏鳳
曰無逝我梁四句與谷風無一字之異想小弁流播
民間至衛莊時棄婦集句
成章後代詩家採擬類此

巧言

序刺幽王也 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奔申九年申聘于鄫及西戎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此篇有君子屢盟及職為亂階之語蓋盟太室伐申之後作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音疽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音呼石經作幠下同 昊天已威 紆胃反 予慎無罪 叶粹 昊天泰幠予慎無辜 賦也

悠悠遠大貌且語詞按憮爾雅石經作幠覆冒之意猶言彌天之網也已止也求其息怒也泰甚也予詩人自謂蓋欲以一人而挽回天意也人窮則呼天故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乃我父母也我無罪辜而使我遭亂如此之大天之威其亦可止矣以予為有罪乎予實慎而無罪也天之威亦甚大矣以予為有辜

乎予實慎而無辜也此是自省之語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此四句生生隔句韻涵讒隔句韻君子如怒怒五反亂庶遄市專反下同沮君子如祉音耻亂庶遄已音已此四句怒阻一韻祉已一韻僭不信始不信之端也既盡涵容也庶庶幾也遄速沮止祉喜也左傳引此亦以祉為喜君子謂幽王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讒言無根僭而不實小人為讒以漸而入初為不根之言以嘗試君之喜怒所謂僭始也王既涵容之則讒人將無所憚日月既久浸潤益深禍亂愈生是君子信讒之過也凡聞人之言當別白是非所言者非王怒而責之則小人不敢為讒亂庶幾速止矣所言者是王祉而

喜之則君子得行其言亂庶幾遄已矣今忠佞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漢元帝優柔不斷恭顯之徒與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更相辨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等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始既涵所致也

君子屢盟謨郎切亂是用長直良切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談鹽二音匪其止共音恭惟王之邛音窮屢數也非會同而盟謂之數長加益也盜斥小人言小人乃國之賊也暴速也餤餌之也史記趙世家以齊餤天下食之甘者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聽之而忘倦蓋以亂餤王而王甘之如飴也共敬也邛窮困也自烽火戲諸侯之後王與諸侯不復相信又聞申侯聘西戎及鄫於是自生危疑而為太室之盟君臣相疑屢

為盟誓此亂之所以加長也盜以名小人小人讒言不可信而王信之此亂之所以愈速也小人之言恬愉沁心使人君如嗜甘物而不厭此亂之所以日進也為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心心念念惟欲王窮困耳更無他圖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音鐸之躍音剔躍毚音讒兔遇犬獲黃郭反之賦而比也奕奕巍煥也宮室前廟後寢秩秩整齊也猷謀也大猷治國之大經濟莫定也他人謂非我族類有心謂心不平易中藏机械忖黙度也躍躍疾趨貌毚兔狡兔也遇遶然而遇犬田犬也寢廟作于君子大猷定于聖人典型在望堂構依然此何等法物而可令他人動窺伺之念乎予忖度之皆因國無忠臣以至此語云山有猛虎

蔾藿不採小人之猰不過如兎兎遇犬則獲今縱小人若此犬之不若矣

荏音稔染音冉柔木君子樹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音煙數所主反之蛇以支反蛇碩言出自口孔五切矣巧言如簧顏之厚胡反反矣比而賦也荏苒柔意也柔木指蔆如蕫李衛公云小人如藤蘿樹培植也往來行言宮中酬酢之言數記憶也謂某作何語某作何語一一能記憶也焉語助不當樹而樹不當數而數則小人無所不至矣碩大也或為夸大之言以欺聽謂中不足滅謂犬戎不足慮慫口而陳全不由中或為究轉之語以沁耳謂伯服之賢孝謂宜臼之冥頑如笙中之簧隨氣轉動而不自知其可愧　蛇蛇屈曲之貌蛇屬紆行所言不必與理合而究轉闗生無所不入有似蛇行之紆曲故曰蛇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居奚切既微且尰市勇反从尢从九非爾勇伊何叶奚下同為猶將多叶祇爾居徒幾

何賦也周家之禍起于伐申而求太子故此章專言其挑釁構怨之事何人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此何許人水草交謂之麋河麋讒人采邑之地以力言曰拳以氣言曰勇職主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史伯所謂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也猶謀也將者且然之詞所謀皆興兵構怨方興而未艾也居徒所居之徒衆此輩非徒無智謀并無膂力亦無同惡之人蓋廢嫡立庶人心不歸興兵構怨敗亡無日王掃除之如拂塵垢何不覺悟坐使奸謀禍及國本詩人所以呼天拊膺嘆息而不能已也何黃如曰國家之有小人猖悍跋扈者易敗奸深詭譎者難除為其心如重淵口若懸河如王莽之謙恭王安石之經學誰能辨之者今

讒人伎倆如此而不能去豈得獨罪讒人乎

何人斯

序蘓公刺暴公也　續序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　暴蘇皆畿內國名左傳隱十一年王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與鄭實桓王八年蘇公被讒失國或在此時孔仲達謂暴無所考何黃如曰以世本及譙周古史考之暴乃暴辛公蘇乃蘇成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居銀切又如字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眉貧切又民堅切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如字又丁元切　賦也彼指從暴者艱深也我蘓公自謂逝之梁橋也伊發語詞從隨行也序言蘇公絕暴公而作此詩乃詩之所言者止刺從暴之人益從暴者

宜剌則暴之為人愈可知矣此詩家之微詞也言彼是何許人其心甚深難測胡為逝我梁而不入我門乎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其心孔艱是譖人行實若心體和平雖疎遠亦何害琥珀不拾腐芥逝梁而不入門跬步之間便知臭味之異

二人從行如字誰為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二人謂暴公與其侶從行謂相隨而行被讒受罪故曰禍蘇明知暴之譖己而若為不知之辭曰誰為此禍今彼捫心自愧乎生曰唁大抵讒人者無而見人其所以自解者必曰我不見此人以此人不足見也故詰之曰始者與我甚厚不如今日以我為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如字又叶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如字又叶

捐

不愧于人如字又叶然不畏于天叶神又如字陳自堂至門之徑聞聲而不見蓋託言入唁以彌縫故友又恐得罪于蘇故不見以遠嫌蹤跡詭秘全無羞恥不愧人不畏天責之之詞也面有可慙曰愧內怯于志曰畏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孚愔切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尼心切胡逝我梁祇攪交上聲我心飄風迴旋不定暴起之風祇適也攪亂也首章責其不入門次章責其不入唁三章責其入門而不見此承上而言彼人情狀如此非可以常理求殆飄風耶何不自南又何不自北何為逝我梁而祇攪予心也蓋厭之之詞　蘇子由曰飄風言其去來之迷不可扺拔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商居切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音吁前四章怪其過門不入五章六章則望其復來安徐遑暇舍息亟疾也脂車以膏塗車使澤滑也盱望也徐行止可訪友爾不暇息而過我亟行必為趨炙何暇脂車以過我哉但我望爾無已不敢冀其多庶幾壹來乎我張目而望情意篤至難以形容也爾還而入我心易以支切也還而不入否普弭切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上章止望其來此章望其歸時或更便而來還行反也易平易也否閉塞不通也祇安也爾出行旋反之時過我門而入則我心平易原無芥蔕若還而不入則大臣不和必開朋黨之門國家從此多事故曰否難知也爾之入不入關係若此何難一來使我放下心腸而安泰也否即否泰之否

伯氏吹壎音塤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先賫反此章發出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而援神以自明伯仲喻兄弟也壎以土為之篪以竹為之皆樂器如貫如繩索之貫物三物豕犬雞也詛者殺牲歃血告誓明神也我與爾設如兄弟和如壎篪聲相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此三物以詛之使譴否有決令我不疑要之於神蘇氏之義直矣 張氏萱云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詩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從來注疏皆未能發其旨予因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塤為宮而篪之徵和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音腆面目莫筆反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　蜮如鱉三足江淮水中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射其影即死覡從而從見說文面見也國語范蠡曰雖覡然人面實禽獸也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視人罔極人視之不可測識反側者反覆不正之義女匿形隱跡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于人乎則我不得而知今女乃人耳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有窮極不可秘藏我得不知女之譖我乎故作此好歌以窮極女反側之情女安所施其面目哉　殷太白曰恩愛之重者曰罔極情欲之甚者曰罔極心術之險者曰罔極　徐儆弦曰蘇之與暴正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則既有不能自信之心又有不忍遽絕之念故言之反復若此若平時無相與之素雖譖我之言亦弗恤矣

巷伯

序巷伯刺幽王也 續序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朱康流曰以一寺人被讒而詞之激烈如此夫子錄之何哉觀其卒章曰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則當時譖之者必有交結外庭為辭如漢諸常侍之譖呂疆者禍雖始于一寺人將究極于衆君子而國勢隨之比詩之作蓋發于忠憤非獨一己之悻悻也 後宮稱永巷巷宮內道之名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巷伯即寺人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食甚切 比也萋盛貌斐分別文也言五色相宜又不雜亂也貝錦錦文如貝貝水介蟲出九真交趾人詩人自謂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謨悲切 哆張口也侈大貌南箕箕星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箕為東方之星考星者多在南

方故曰南箕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羅織張大以成之耳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而且巧朱豐城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翩翩批賓切謀欲譖人慎爾言叶閭也謂爾不信斯人切

賦也緝緝言其接續附益如女之績也翩翩言其往來應對如鳥飛之便捷也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不慎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遵切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下同遷捷捷

僣利貌幡幡反覆貌誅欲譖人誅所譖之人也誅欲譖言誅何言以譖之也上既好譖可以受爾即可以受人其禍將及女矣息夫躬之祠竈周興之入甕非獨天道之好還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必至之理故忠告于爲譖者庶乎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如字又叶神視彼驕人叶然又如字下同矜此勞人譏人得志而驕故曰驕人受譏者慮罪而心煩意亂故曰勞人好好喜也譖行而得意也草草憂也遇譖而失度也味詩意此宜求天之罪彼驕人矣乃連呼天而止求其視彼蓋謂不必細問其罪但看他得意氣象驕人之可恨勞人之可憫已洞悉矣

彼譖人者掌與切誰適與謀滿補切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切下同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承呪反投畀有昊許侯切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惡之甚故重言之也投棄也畀與也有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世所不容天之所生惟天能治之投畀有昊聽其如何處置而已

楊園之道猗於宜切于畝丘渠之切寺人孟子叶慈下同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楊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名畝丘道路也猗倚也自下而上如倚立然孟子寺人字也楊園下地以之自比畝丘高地以比衆君子欲至畝丘則必道楊園將譖大臣則必始於譖小臣蓋讒人非獨譖寺人必及衆君子又非獨譖衆君子必于衆君子中陰為構闘令其自相疑二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謂勿以微賤之言而輕之勿以隔

膚之視而置之也其後王后太子果以讒廢 魏華父曰節南山之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訕刺之諸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字至此二詩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益由惡惡本於天性雖刀鋸鼎鑊亦奚暇惜哉

谷風

序刺幽王也 友道衰薄有所自來故曰刺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音汝下同 將安將樂 音洛 女轉弃 棄石經作弃下同 予 演女切 興也習習連續不斷也谷風山谷之風轉者忽然轉變驚訝之意此感風雨淒涼而思交情反覆不常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杜回切將恐將懼寘之豉切予于懷胡隈切將安將樂弃予如遺夷回反爾雅頹風焚輪也風來著地地上塵埃旋轉如火之蓂還徙靡定如車之輪旋轉不窮故解之曰焚輪如遺若人有物不知不覺而遺失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補協怨字古韻中無叶按他木作於危切未詳崔嵬山顛也萎衰落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大德謂共濟患難之功小怨謂言詒交際之誤大風摧物惟崔嵬獨存山之草木無不萎死愉昔日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大德而懷我小怨按杜詩云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盡膠漆蓋交道盛衰每關世道之治亂是以感慨係之區區報施之際君子有所不

暇計矣　劉孝標云斷金由于湫隘刎頸起於苫蓋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樹頁于陳相

蓼莪

序刺幽王也　幽王時王室方驕必有非時征繕驅弁經以從事孝子不得終喪者曰不如死之久矣是居喪已久也我獨不卒是欲終喪而不可得也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朱備萬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形諸詠嘆如陟岵陟屺皆是也而蓼莪獨使人流涕嗚咽者何也曰陟岵鴇羽感傷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有生死之隔也按續序言孝子不得終養鄭箋謂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是生養死喪相因交欲情倍難堪

蓼音六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興而比也　蓼蓼長大

貌我蘿也莖可生食蒸熟其味香美蒿草之穢亂者也劬勤勞病苦也始生為我長大為蒿我可食蒿不可食喻父母生我至于長大則為無用之子不能終養也哀哉哀哉父母生我何等劬勞今不才如此有負父母多矣此孝子自怨之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蔚蒿之尤粗大者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文耳呂伯恭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東野詩云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舉里切）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胡監切从金从缶非）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以汲水罍以承水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罄盡也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銜以鐵為之橫置于馬口不能咽不能吐之象恤憂也靡無也缾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猶子困窮則貽父母之羞故歎父母既死身為單獨之民雖生猶死不如死之久矣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故出則銜無窮之恤入則如失林之鳥不知何歸是以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音旭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此章發明劬勞之義言我所以銜恤靡至生不如死者全為此恩之無極也生我本其氣鞠我成其形拊謂撫摩其身恐其驚也畜者藏之堂奧恐其誤有所往也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飲食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如孟子教

育英才之育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日夜望其成人顧還視也父母行而兒不隨則父母回顧之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父母追喚之腹者懷抱于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即懷抱其子而惟恐後父母之恩貞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今我不及報痛當柰何之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此 丁氏泰曰父母之恩人皆能知人皆能言之但所謂生鞠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自有書契以來無如此立說者則此詩人者前瞻周公而追發其所未發後俟孔子而預道其所欲道善心生于勞苦全篇得于學問此聖人之徒豈可以尋常詩人目之哉

南山烈烈（如字又力制反）飄風發發（如字又方味反）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又叶裔）

興而比也末二章承上言已不能報之意烈烈剛猛之象氣之寒也發如天之發暴戾也

烈烈發發有慿高播威迫而遣之之意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民莫不養其父母我何故獨受此害傷己不得終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律法律言其不可犯也弗弗逆言其不循理也卒終也謂不終其為子也幽王之世民未必盡得其養此兩曰民莫不穀蓋創巨痛深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養較諸他人更為苦切

大東

序刺亂也續序東國困於役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貧富不均貴賤無等天怒人怨故不曰刺王而曰刺亂竹書幽王二年初增賦是詩之作或在此時譚國名左傳莊十年齊師滅譚

衛風譚公維私

有饛（音蒙）簋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音比）周道如砥（音紙）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善止切）睠（音眷）焉（石經作言）顧之潸（音山）焉出（音麤）涕（音體）

興也饛滿貌簋盛黍稷器飧謂熟食即黍稷也朝曰饔夕曰飧捄長貌棘赤心木匕所以載鼎實者鼎實煮肉也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匕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周道周之道路也砥謂礪石言其平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君子在位者小人下民也履行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簋以盛黍稷匕以舉肉食皆容初至主人所致之禮詩人追思盛時待諸侯之禮意若此故一則曰有再則曰有嘆其昔有而今無也彼時國富民安道塗修整關梁通達其在位君子則朝覲

會同循此道以往來其沿途小民跂踵盱眸樂觀盛典今不如古跂瞻顧而涕出按有饛簋飧二句是當食而歎之語周道如砥四句是登車有感之辭

小東都郎切大東杼音佇柚音逐其空姑郎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徒彫徒了徒高三反佻公子行如字彼周行叶杭既往既來六直反使我心疚訖力反

賦也此章乃出涕之故玩小東大東謂不論賦之輕重民之勞逸事事求之東人小亦東大亦東也杼梭也所以持緯者柚軸也所以受經若空盡也葛屨夏日之屨糾糾以絲糾纏之所糾而復糾用以履霜食乏之甚也佻佻柔脆不耐勞苦之貌公子貴者之稱周行大道也公子不宜服役今行彼周行則餘人可知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既者已事之詞葛屨履霜公子往來是

不論貧賤富貴皆困于役也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無浸穫音獲从禾薪契苦計苦訖二反契寤歎音灘哀我憚音瘖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泉歎隔句一韻薪人隔句一韻載息隔句一韻興而比也洌寒意也氿泉之側出者諸侯職貢皆有常數分外誅求是側出之泉之比穫刈也契契憂苦也憚人勞苦之人可悲可痛故曰憚人載載之而歸也息安也穫予由曰薪刈而復浸則腐民勞而後役則病故已刈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中之反四子字隔句

一韻來服隔句一韻裘試隔句一韻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音琄胡犬反鞙佩

璲音遂不以其長前言賦役之困此後則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以至此東人諸侯之人也西人京師之子也職主也來與賚同賞予也粲粲鮮麗也鄭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韋注舟人國名舟人之子蓋亡國之餘孽也私人權門私家之人試用也百僚是試用于百官也周禮有酒人漿人漿薄而酒厚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取其厚而棄其薄也璲瑞玉佩璲者以組繫玉而佩之也鞙鞙佩玉下垂之貌佩之為物長而下垂所以表德非以其長也西人佩之尸位素餐無一長可取辭意雙關最巧最有味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音企丘豉切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切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談郎

切西有長庚古郎切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切玩此與下章俱承上文而來東人困於賦役夜不成寐仰視衆星為此可解不可解之語以抒其憤懣蓋因西人佩玉衣裳徒享富貴故借衆星之耕者織者田獵者朝出暮歸者以比在位百官有名無實不濟于用　漢水之精也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監視也跂隅貌几筵之角曰隅織女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如隅也襄駕也謂更其肆也肆者止舍之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自卯至酉凡七辰周謂之七襄報章反報成章也織之用緯一來一往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左旋而不反是不能反報成章也睆明也牽牛即何鼓當從爾雅箱車箱也服箱謂駕車也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啟日之明也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續日之明也長庚啟明只一金星總名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

因以為名此其証也畢所以掩兎天畢畢星也捄曲而長也行行列也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使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禽獸言徒有其名而無濟于用也　朱康流曰牽牛者牛宿六星漢志曰牽牛主犧牲其北河鼓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者何與荷通謂若背負河鼓故云何鼓孫炎李巡誤以何鼓為河鼓而後人或以河鼓為牽牛謬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切)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邑)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謁切)

末章言非徒無用抑且開口流涎攘臂奪食為眈眈逐逐之象箕四星踵狹而舌廣其形如箕簸所以簸揚糠粃

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故曰南箕斗七星下四星其方如斗上三星如柄常在北方故曰北斗斗所以挹酒挹酌也翕謂開口而吐其舌垂涎貪食之象揭高舉也其柄自西而高舉居高播惡虐取東人之象履霜刈薪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景象　嚴坦叔曰始言民力已竭猶致望于天而天不能救我終言譖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此哀告之詞　孔疏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詞長庚啓明一無所説參差不同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而已無義例也觀此則讀詩者無害辭害志之病矣

四月

序大夫刺幽王也　大夫遭亂身在艱危之責欲歸省而不可欲展布而不能故作此詩以自傷而刺王之意在其中矣首章至三章傷己之不得歸四章至六章傷己之不得展七章至八章則

以進退維谷而自歎魚鳥草木之不如也

四月維夏叶戶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與　賦也四月六月夏正之四月六月也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忍予謂王也我先祖獨非人乎胡忍予予使不得歸省其墳墓宗廟也　釋名暑煮也如以熱水煮物暑去有時禍止無日怨祖與怨天同

秋日淒七西反淒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興也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淒淒風氣寒涼也卉解見出車具猶皆也腓瘼皆病也亂謂兵革不息離謂室家分離方爾首夏忽又轉而秋矣亂離已極不知何日是可歸之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此章音韻與蓼莪五章同

烈烈發發解見蓼莪　彭氏執中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四月之詩自夏及冬皆遇景生悲觸緒成感其心無一時可以自寬者亦可以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謨悲切廢為殘賊莫知其尤于其切興而比也草木皆可稱卉侯維也梅栗何等香美廢而為樵採之資備受剪伐不知其過安在而受此苦也卓去病曰廢目廢也人有奮發為善之意以上人不知甘心自棄觀此一廢字消磨幾許志氣敗壞幾許人才　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奇果異樹栗四其一日侯栗梅七其一日侯梅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珠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相視

也構造作也泉水有時清有時濁今我國或刻剥民財或倒置刑賞曰造作禍端云何能遂其生養乎按屋架曰構禍本無因惟人自造太平之世忽生厲階猶平地而架椽成屋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羽巳反滔滔大水貌江漢受南國之水而注之海乃南國之綱領也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今我盡瘁以仕王寧不以我為有無而弃置之乎盖望之也盡瘁謂竭盡勞苦

匪鶉匪鳶以專以旬反翰飛戾天如字又叶神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如字人一均切上薄雲漢翰鱣鮪鶉鵰也鳶鴟也皆似鷹而大其飛鮮見衛風碩人鵰鳶之髙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而髙飛非鱣鮪而處淵皆鶩駭辟害無可奈何耳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於希切杞枸檵音紀也桋作荑茅始生也蕨薇杞桋四物皆可食君子

詩人自謂蓋以聖賢自任也此承上章逃世患之意而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如采薇茹芝之類時事至此進不能拜稽以颺言退不能啓歌以明志作為詩辭維以告哀而已嗟乎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入冬則人苦風寒至于蕨薇之生是芳春時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獨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亂世之苦如此

范士文曰維以告者見滿目多是哀況滿腹多是哀情故滿口多是哀詞無他言可飾說也非不敢他及之謂

北山之什

北山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言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士刺大夫而曰大夫刺王者蓋令出于王大夫不得而止故託于士之刺大夫以刺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奘里切朝夕從事上止切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滿彼反　賦也大夫行役登山而作此詩杞枸杞偕偕同也言從事者非一人也士子有王事者也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父母之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下珍切 溥大也率循濱厓也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取數多謂之賢禮投壺篇曰某賢于某若干純是也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民衆矣何使不得何求不遂而大夫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多也

四牡彭彭叶旁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傍傍皆不得休息之詞鮮少也以我為少而難得也方將方來未艾之義未老以年言方將以力言旅衆也書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如此之人王以為可經營四方故使之也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經之營之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越逼切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

行（叶杭。此下皆言不均之義。燕燕安息貌。盡瘁盡力而勞病也）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又音懆）劬勞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叫號小民呼籲之聲。鞅馬頸之組控馬者執組在手一失手則馬逸身肩王事如鞅在掌無時可以暫釋）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其九反）或出入風（音諷議叶宜）

或靡事不為（出入風議言其議論不根如風飄蕩且出亦議入亦議天下事不經其議論者亦少矣何嘗以身親為之乎。或字十二疊詩中奇格韓昌黎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祖此）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毀故自悔也按荀子大畧篇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荀子去古未遠其言與序合將者扶持而行之也以大車比小人者此小人必在高位而握重權君子欲藉其力以行已志故不惜其身與之推挽如後世楊伯起之于鄧氏朱公叔之于梁氏者卒之事不可為秖以自玷故悔之悔之則有決去之志而不復以世事為念故曰無思百憂此詩以大車之塵汙比小人之塵汙而即以大車之生塵比小人之致病也

無將大車秖音支下同自塵兮無思百憂秖自疧音底兮 補協云疧字古韻中無叶如字讀 比也將扶進秖適疧病也大車平地任載之牛車凡大車所過塵埃蔽天君子

推輓小人小人進則譖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進則塵汙于人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迥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音耿

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冥冥則為塵所昏不必更思之終難以自明矣

無將大車維塵雝雝石經作雍平聲又於用切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平聲又直用切

兮雖猶蔽也重猶累也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便為物所累則重而滯塵雖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小明

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永叔曰大雅大明小雅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耳不闕詩義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賦也玩首二句呼天訴之一腔心事無可告語惟天能鑒察我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二月建卯之月初吉朔日也載更離歷也毒謂毒藥苦之甚也共恭也共人小心謹慎之人謂不仕者零落也罟網也罪罟言其以罪加人而人不知如以網取物而物不知也至于艽野言其地之遠載離寒暑言其時之久我心之苦毒亦甚矣念彼溫恭之人隱居

不仕優游自適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豈不懷歸乎我歸則王即以歸為罪而網罟我故雖過期而不敢歸也世亂則當權者庇私而嫉賢置之艱危投之煩劇誣之深文或制其前或議其後或牽其左右俾進不得前退不得遂一敗塗地而後已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不然既委質為臣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豈得以行役之久遂涕零如雨哉征二月初吉此至艽野而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也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下同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音睹丁佐反我不暇胡故切念彼共人睠音眷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棄單反怒乃路反往謂

徂西時也除者歲功將與除舊生新十二月中也孔甚庶衆也當去歲十二月時私心自揣何嘗不云其還而歲已暮矣且身獨事衆日不暇給是以念彼共人徒勤回首不得從之俱隱豈我不懷歸哉畏王之譴怒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音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與菽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此章與今韻叶　奥與堯典厥民隩同義室西南隅曰奥室中深窔之處謂是時日月氣寒民聚于室之內也俱指十二月而言政事愈蹙未有可歸之期也歲暮則行人思歸今我仕非其時自詒此憂故念彼共人卧不安枕也玩三章結句皆一意其作詩之根柢此蓋無

道之君喜怒無常彈冠不可掛冠不能故曰畏此罪罟畏此譴怒畏此反覆欲歸不敢歸此序之所謂悔也若用行舍藏如白雲在天舒卷自如何悔之有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切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君子謂寮友恒常也安處晏安怠惰之意靖靜共恭也正則不偏直則不曲聽謂神之聽明也式用穀福以猶與也仕于亂世畏罪思歸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故告其同列勿憚于勤勞但靜共正直則鬼神聰明尚將福女何憂禍至哉　不徒曰共而曰靖共靖與靜同危亂之世輕舉妄動便生意外之變　曰正直者恐其明哲保身之念流為曲學阿世故舉正直以戒之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筆力切此章是再三叮嚀之意息猶處也介助也古者主有擯賓有介故以介為助景明也景福謂明白可見之福

鼓鍾鍾宜从童石經从重後皆倣此

序刺幽王也幽王為流連之樂而不知禍至之無日也歐陽永叔云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

鼓鍾將音鏘七羊切將淮水湯音傷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鼓擊也將將聲之揚也樂器多矣先言鍾者以作樂必先擊鍾左傳所謂金奏是先擊鍾

以奏諸樂也淮水名即今淮安府之淮水出河南信陽縣湯湯流盛貌鼓鍾與淮水娓娓並言想此時淮水氾濫民無寧居人不宿飽而王非時非地流連忘反悵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人于此鳴豫達人於此寄慨不覺傷今而思古也淑善也淑人君子指文武懷者思慕允者尊信詩人自言我思慕其人尊信其道而不能忘也下兩言其德乃不忘之故

鼓鐘喈喈（居奚切）淮水湝湝（賢雞切）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乎為切）

喈喈與眾音合而和也湝湝眾水會流之貌水經載入淮之水其流甚多故以湝湝言回邪也樂以象德用之必有其地施之必有其宜故連稱其德以感動之

鼓鍾伐鼛（音皋叶居侯切）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切）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鼓面徑四尺周禮地官鼓人職云以鼛鼓鼓役事又大雅綿詩云鼛鼓弗勝意此時王在淮上有與衆動役之事如離宮別館之類水中可居曰洲作樂當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言其時之久也妯動也憂之甚而震驚也猶獸名性多疑慮其德不猶謳其知過必改不為流連之樂　呂伯恭曰水落成洲觀盈涸之無常知世事之多變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尼心切以籥不僭楚林切　前三章止言寄慨不言樂之如何末章乃盛稱樂之美善見所以感慨者非樂之故乃作樂者有惆于中也欽欽聲有節也琴瑟鮮見關雎笙簫見鹿鳴磬以石為之禹貢泗濱浮磬是也其制在考工記磬氏籥形如管舞者所執僭亂也先鼓其鍾鍾聲欽欽然有節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磬節奏齊

同和之至矣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舞皆不僭亂舞容中節與音律相諧如此然則淮上之樂豈其樂非古與樂則是而人則非所以聞之而傷心也琴瑟堂上笙磬堂下升歌以磬為主衆音並作以笙為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笙磬同音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籥而舞之必依樂音以為節是謂以籥不僭　鄒肇敏曰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為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為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立也於是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為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為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

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此之謂也

楚茨

序刺幽王也　續序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嚴坦叔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反覆而不厭者蓋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音餘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饗石經作享以祀逸織切以妥以侑夷益切以介景福筆力切賦也

首章統論其事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　楚楚藥蕪貌茨蒺藜也棘刺也蒺藜能刺人謂之棘　抽除也與與如人之儔侶相與翼翼如鳥之布翅成行露猶曰庾十萬曰億以爲酒食以黍稷爲之也祭以酒食爲主牛羊俎豆佐之享獻也祀祭無已也妥安坐也謂迎尸于室拜而妥安之使處神坐也侑謂勸尸之飽也尸以象神禮爲人子者不爲尸則筮無父者皆取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介助也景明顯也國泰民安其福明白光顯非術士幽渺之說詩人感田野荒蕪鬼神乏主慨然懷古而言此剌棘之地古人不辭勞苦而剪除之者何爲乎將以執黍稷也黍稷盛而倉廩盈可以爲酒食而獻享祖宗受莫大之福農事之關係若此今竟何如哉是可傷而思也　各章下係以福壽之辭者樂章一升歌爲一闋故其辭云爾　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圍有棘酸棗也此詩以棘配茨　青蠅以棘爲樊

非酸棗也釋草云策刺郭璞云草針也

濟濟蹌（七羊反）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切叶補光切）祀事孔明（謨郎切）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虚羊切）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祛羊切）

濟濟行列整齊也蹌蹌容貌舒揚也曲禮大夫濟濟士蹌蹌絜豐氏本作潔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廟事莫大于烝嘗田功成而品物備也剥解剥其皮亨謂煮之使熟肆陳其骨體于俎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也祊祭有二一是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此行禮之始如迎神之類為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禮所謂于彼于此求而未得者也一是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為祭畢神歸孝子不忍其去故又于明

日繹祭于門外如送神之類也此乃正祭之祊在廟門內祀事孔明言祭享之事秩然有序而不紊也皇之為言煌煌然也即所謂洋洋如在神保尸之嘉號祖考之所憑依故曰保即楚詞所謂靈保也先祖是皇言祖考之鑒臨神保是饗言尸者之飲食夫然故孝孫有慶而報以無疆之福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 朱康流曰禮器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納牲血毛者周禮所謂朝踐者也羹定者周禮所云饋食者也祭統則云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祊祭在朝踐饋食之間矣葢薦爓之後退而合亨方俟羹定故乘間而為祊祭也

執爨踖踖（七略切）為俎孔碩（常約切）或燔或炙（直略切）君婦莫莫（木各切）為豆孔庶（陟略切）為賓為客（克各切）獻醻（音酬）交錯禮

儀卒度（徒各切）笑語卒獲（黃郭切）神保是格（岡鶴切）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前章是朝踐以前交于神明之道其意在于求神此章薦熟兼用人道其事在于饗尸）

爨即今之竈也執爨主炊爨之人也爨有二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黍此云或燔或炙蓋專以饔爨言踖踖敬也火候得其宜不以蹶急而失諸過不以怠緩而失諸不及言執爨之人無不敬謹也為俎孔碩謂載牲于俎甚豐滿也燔燔肉炙炙肝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火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后事舅姑之稱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莫莫清靜而敬也若簡躁不恭則不能為豆孔庶豆謂內羞庶羞也內羞酏食粉食之屬庶羞羊臐豕膮之屬庶衆多也天子之羞百有二十品曰賓又曰客者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注謂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主人酌賓曰獻賓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東西相對互飲曰交東西邪對互飲曰錯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各盡其情也獻醻交錯之際禮儀雖于卒度禮儀卒度之時笑語雖于卒獲惟其衆之所以神保是格而報以萬壽也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醻合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良不虛矣孔疏獻醻笑語事在祭末當處祝告嘏詞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醻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按孔氏此語蓋為皇尸未起神保未歸不應有獻酬笑語之事此於祭典之次第詩辭之脉絡可為當矣然特牲禮戠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以至于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相酬而無算爵則獻酬交錯似又應屬於此者何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起巾反工祝致从夂不从夂告徂賚

孝孫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逆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筆力反如幾从戊俗从戈从戈皆非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此述飲福之事我孝孫自謂熯乾貌謂勞久而精神枯槁也式用愆過也勞倦而禮不愆敬之至也善于其事曰工工祝善于為祝者致告致神之意以告于主人也徂賚孝孫几句工祝致告之詞徂往也賚與也苾芬馨香也卜前知也幾去聲如幾猶言若干謂某福某福也式法也得福雖多與德相當不為濫美齊即周禮五齊之齊稷者五穀之長匡受稷之器敕戒也極者盡善盡美之意王者重民之事使民有以遂其生復其性善莫加焉者也時是也時萬時億亦即以穀猶言猶云千斯倉萬斯箱也詩言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芬潔故

報爾以福祿使其來甚多其多如法爾既飲我之齊受我之獲聽我所教之詞自今而後其長俾爾務農重本有極至之盛德而歲歲所獲或以萬計或以億計無少歉焉蓋各隨其事而報之各以其類也周家王業起于農詩詠饗祀豐潔入皆本于農故其言如此　周語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王事惟農是務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禮儀既備（蒲北反）鐘鼓既戒（訖力反）孝孫徂位（力入反）工祝致告（右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息夷切　此告利成之事　禮儀既）

備祭禮中之儀節無不具舉也鍾鼓既戒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徂位往堂下西面位前致告祝以尸意告主人此致告祝以主人意告尸言孝子之養事畢也皇尸尊稱之也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諸宰膳夫之屬徹饌者也君婦九嬪宗婦之屬徹豆籩者也廢去也廢徹猶言徹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不以禮終而惰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叶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祛羊切）既醉既飽（彼五補苟二切）小大稽首（賞呂切又如字）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口舉去九二切）孔惠孔時維其盡（子忍切）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上章）

云備言燕私此即陳燕私之事　禮制前廟後寢祭于廟燕于寢故祭時之樂皆入于寢而奏之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不同樂器則一也後祿即燕飲之事子孫乃祖考之後綏安也以綏者奏樂以綏之凡人聞樂則飲食恬暢也殽即祭祀所徹之殽將捧持而進也神惠均皇恩洽與祭之人無有怨者皆歡洽而慶賀也神者六句即慣首祝頌之語惠即燕飲之惠時即春秋之時盡者內盡敬外盡物也皆

廢引長也告其子孫勿廢而長行之也

信南山

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承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嚴坦叔曰楚茨

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從傷今說起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說起思古即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叶仁之畇音云畇原隰曾孫田叶塵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滿彼切　賦也首章將言稼穡之事故推本其所始吾人身享成平日用飲食忘所由來對他說一黍一稷皆昔人勞苦所致誰復相信不知此終南山當懷襄時如何堙汩今日屹然奠鎮不騫不崩信非禹之疏濬何以有此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甸治田出穀稅也慨然有對河洛而思禹功之意畇畇原隰鱗次之象高平曰原卑濕曰隰曾孫謂成王也自曾祖之下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此獨言成王者考之周官疆理之政至成王而大備也成王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經謂有徑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導之也地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橫以為溝縱以為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田濶一步長百步為一畝

上天同雲如字又于元切雨雪雰雰又孚焉切益之以霢音脉霂音木既優既渥烏各切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上章言人事此章言天時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益遠不忘大禹之功近不忘上天之賜也同雲雲一色將雪之候也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雰雰雪紛墜貌小雨謂之霢霂言小雨沾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而未濡其根也雪欲盛而徧故于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于雨言霢霂益者冬雪而春益之以雨也優優悠裕渥浹洽也霑潤澤足豐足也天澤既充土膏饒洽故能生我百穀也

疆埸音亦翼翼音育又于逼切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音秘我尸賓壽考萬年卑因切疆是百夫同井之界埸乃一夫百畝之畔翼翼整齊貌彧

或茂盛稅收斂曰穡農夫喜悅歸恩于君謂所收之穀皆君賜也故曰曾孫之穡畀與也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然飲是也公田所收以為酒食以承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和悅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此與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詞至五章六章方言祭時事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攻乎切是剝是菹音租側居切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孔五切受天之祜侯古切

此形容民和之意田中有廬則耕穫便畔上種瓜則地力盡剝削治之也菹淹漬之也進物曰獻皇祖先祖也稱皇尊之也天子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進之君上蓋野人獻芹之意瓜菹之獻祈以壽考可見人之格天天之眷德全不在品物之厚薄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此割牲之事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迎牲故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騂赤色周所尚也鸞鈴也鸞刀刀環有鈴割之時其聲中節也啓告也毛耳毛也毛以耳為尚所謂毛牛尚耳也膋腸間脂也取毛以告純毛色純則無疾病取血以告殺明不因乎故也取膋以升臭取脂膏合之黍稷實諸蕭以火燒之令馨香之氣上升求神于陽也蓋魂氣歸于天魄歸于地故求諸陰復求諸陽也薦膋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在此時故并言之　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是執鸞刀取毛血者卿大夫也郊特牲又云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則是君始而卿大夫終之也若禮器所云君親割牲及祭祀所云君執鸞刀羞嚌者皆饋熟

時事非朝踐之禮

是烝是享虛良反苾音弼芬音分祀事孔明謨郎切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受福之事奉而進之曰烝薦而獻之曰享苾馨香也芬香氣分布也祀事孔明自執爨以至送尸皆秩然有序而可觀也先祖是皇言赫然鑒臨之也無疆之福又何疑哉　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居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至之際也而其本出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禍亂遺之而起故詩人採其本要其終而言之若此　何黃如曰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于後而畧于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一語該之信南山詳于前而畧于後自薦熟以後亦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古人文字互見之妙如此

甫田

序刺幽王也 續序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思古思成王也幽王橫征厚斂無非憂不足耳故詩人言什一之法盡善盡美以破其膏肓之疾

倬音卓彼甫田他因切又如字歲取十千倉新切又如字我取其陳如字又叶田食音嗣我農人如字又叶然自古有年泥因切又如字今適南畝滿彼切或耘或耔音子獎里切黍稷薿薿音疑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賦也首章述什一之賦及興吡之事　倬明貌謂疆界分明士冠禮註甫者丈夫之稱甫田謂一夫之田歲謂每歲之定額古者井田之制井九百畝九夫之地也於其中取一以為公田諸侯百里之國為井者

萬則取其萬夫焉是十千者萬夫之數蓋什一之法也我曾孫自謂耘除草耔壅本也薿薿茂盛貌介田畔也楚詞悲江介之遺風止息也烝進也髦士年少之士　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什一之法言先王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百取其十萬取其千此什一之法顯然易見而王不遵守何也豈以什一為不足于用乎行之則倉廩充實陳陳相因可以補不足助不給自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而民常如有年者收斂得其道也古來如此故今遵前制而適南畝以勞農但見田夫布野或耘或耔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於田畔休息進其髦士勞勉之蓋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髦士也　朱備萬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

謝君直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

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廪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民常如有年者人君斂散得其道也

以我齊音資明叶芒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祛羊切琴瑟擊鼓以御音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此進髦士而祈雨之辭　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為叶韻故也專言稷者稷為五穀之長也犧羊純色之羊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豕具曰太牢但有羊豕曰少牢此社祭獨言羊者舉羊以概豕也社后土也按祭法左傳皆言共工之霸九州也有子曰句龍

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社神而祭之然則后土是句龍所居官職之名非與皇天對言之后土也曲禮天子祭四方諸侯不得總祭惟祀其方之神句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臧善慶福也鼓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御迎也謂若御車以迎之也田祖謂始造田事者即神農也曰甘雨者時雨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也介助也穀養也士女猶言男女以齊明犧羊祭社方者黍稷薿薿則我田既臧而農夫可慶矣但夏時望雨最急故琴瑟擊鼓以迎之也 陳氏暘曰離音絲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

是樂以御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奬里切饁音曄彼南畝滿彼反田畯至喜

攘音穰其左右羽已反嘗其旨否浦美反禾易長畝滿彼切終善

且有羽已切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母鄙反勸之事此紀田農樂曾孫成王也

來止謂出觀農事也饁饋也畝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田畯即漢之嗇夫也攘猶漢書攘袂而正議之攘字攘其左右攘其左右之臂也旨甘美也易治長畝竟畝也終者預期之詞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敏疾也曾孫來止田夫歡呼之語攘臂而嘗老農粗鄙之象曾孫不煩督責農夫敏于趨事

當是時者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勞來而勸相之是何等世界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梁字从木曾孫之庾如坻音池如京居良

切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此粱字从米農夫之慶祛羊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上言克敏如此行見秋成在即大有可期民和而神降之福也　稼禾之有稾者茨茅茨言其密比也梁橋梁言其穹隆也庾露積之禾坻水中高地京則其最高者也庾在野隨意堆積故其高不等也黍稷稻粱千倉萬箱家家飽煖乃我農夫之慶此外更無奢望而天則報以萬壽之福田事之上關天意如此前農夫之慶曾孫期望其民之詞此農夫之慶農夫喜慰其君之詞稼者農夫之稼庾者農夫之庾而一則曰曾孫再則曰曾孫見秋毫皆君賜也不稱君而稱曾孫家人父子之意　按周書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亦罔或克壽則盡力于農而獲報于壽亦是實理淵明詩云四體雖云疲而無異患干無異患之干則壽矣末二句主農夫說或就上之祝下不

宜與下之祝上同詞然少牢禮嘏詞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士冠禮祝詞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則萬壽之祝固通于上下矣　此章有三介字首章之介謂田畔也次章之介謂助也末章之介謂大也各有取義

鄒肇敏曰甫田曾孫來止為省耘也大田之曾孫來止則省斂也甫田大田雖有報祈禋祀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蓋周人世世務農視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畎畝故自號曰曾孫當時邠民自少至老狎習其上無以異于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曾孫推食以惠農夫農夫邁種以順曾孫曾孫為農夫修祀典農夫為曾孫乞靈曾孫惟士女之穀是祈農夫惟公田之雨是亟曾孫不鄙農家之子郎田間而登俊農夫能溥仁主之恩委餘粒以賑寡上下交孚親愛無間逞問孰貴而孰賤唯知共戚而共休故草野之趾可錯也蒸藿之羹可嘗也萬壽可為農人祝而景福還可為君公答也其

相厚豈有量哉　徐玄扈曰作詩與作史不同史官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或順時序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複說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不可端倪非拘拘以時月為先後也　沈仲容曰楚茨祭祖主恩也狎于恩者私望厚故其禱福也詳甫田祭神主禮也制于禮者私望淺故其禱福也略

大田

序刺幽王也　孔疏序不言思古者以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晦菴謂此詩乃農夫所以答甫田不知彼為雩祭此為報祭彼為省耕此為省斂二事判不相及何答之有

大田多稼既種上聲章勇反既戒叶紀既備乃事士上切以我覃

音玦音拖耜養里切俶音觸載南畝滿彼切播厥百穀工洛切既庭且碩常約切曾孫是若

賦也此省斂之詩一切耕耨之事俱已在前故歷稱既字以為發端大田萬井之田也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也言多者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或宜高燥或宜下濕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備言穀種與農器咸具也事田事下文播穀是也覃利也耜所以發土耒端木也俶始載事播種也百穀解見豳風七月庭直也言其不卷曲碩大也言其不低小苗之生皆條直而茂大也若順也既種矣既戒矣既備矣乃取其利耜而從事于南畝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曾孫所重在農事民之勤君心之勤有以使之也 按農書云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齊民要術詳載其法以為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

上沒概陳根可拔以此時耕一而當四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耕四不當一七月之詩言三之日于耜則用剡耜以發田土在孟春之時所謂俶載也按此言耕種皆在孟春今浙中皆在五月何時候相去若此殆不可曉

旣方旣皁（子苟切）旣堅旣好（許苟切）不稂不莠（餘苟切）去（上聲起呂反）其螟（音冥莫庭反）螣（音特徒得反）及其蟊（音謀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專重驅蝗　方房也米外之膚若人之有房所謂穅也穀斗曰皁柞實之甲曰皁斗皁乃方外之穀農家用以烘焙者也堅充實也禾雖堅實或大風所假或淫雨所腐或早霜所殺則損壞而不好矣稂童粱也解見曹風下泉莠秕草也似苗而無實食心曰螟

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稺幼禾也謂晚種後熟者蟲災幼禾最受害故獨言之秉執持畀與也付諸災火田祖有神勿使再生也　唐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災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蝗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而蝗訖息捕蝗之法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

有渰(音掩於檢切)萋(音妻七西反)萋興雨(如字)祁(巨移切)祁雨(音諭于付切)我公田遂及我私(事夷切)彼有不穫稺此有不斂(力檢切)穧(才計切)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既無粮券又無蟲蝗則所)

望者雨而已渰者天將降雨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滃浸萬物此氣微茫若或有之故曰有萋萋雲盛貌雲

欲盛盛則多雨祁祁徐也雨欲徐徐則入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天雨原無公私小民愛戴其君以為天意如是云爾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已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之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古者陰陽和風雨時百穀齊熟收刈促遽農人胼手胝足力不暇及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為利也欲雨公田不至知有民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忠厚若此種何黃如曰穀之晚成者或至于薄收蟲之為害者或難以盡斃故言若彼人有不堪穫刈之穉禾則此有收斂不盡之穧足以濟之若彼人偶為蟲傷遺于秉畀則有刈餘滯留之禾穗足以濟之是皆寡婦之利　秦中人云西安府地方場中遺下粒穗不禁拾取謂之開天倉第許務囊不許佃栽許婦人不許男子猶古人之遺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于畝叶仝甫田田畯至喜來方

禋音因祀逸纖切下同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筆力切 已上言耕穫事皆已往者此正言省歛報賽之事來方禋祀曾孫既來方行禋祀之禮謂必躬親其事也國語精意以享禋也謂精白其心以承祭祀騂牛也黑羊豕也王者所至山川原隰之神護民稼穡者皆祭之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 朱康流曰讀甫田大田二詩若引幽王而置之上古歷田野觀京坻戛琴瑟考鐘鼓農夫進萬壽之歌寡婦絶向隅之泣熙熙焉皡皡焉將必移情而向道者矣茍非糜弥之妖何至遂亡其國按羊有騂有黑豕則止有一黑而已何以分祭耶周禮所云未可盡信

瞻彼洛矣

序刺幽王也續序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央此詩首二句俱不叶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妹韎從末上畫短與韎不同韎音賣從末上畫長諸書混而一之韐音閤有奭音翕又音赩以作六師賦也洛水東都所在洛水出于京兆上洛西山其流尚微至東都而始大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天子也至止來至東都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如茨言多也韎蒨草其色赤所以染物韐蔽膝衣也以韋為之韐者以韎染韋而為蔽膝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起也六軍六師也天子之師六軍 周末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于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如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則使服韎韐以

作六師當是時朝覲會同四海來賓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今泱泱之水猶在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音丙琫音菶必孔反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鞞刀鞘也琫刀鞘之上飾珌其下飾也毛傳天子玉琫而珧音姚珌諸侯盪音党琫而璆音虯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音流珌士珕音例琫而珕珌槩言琫珌不言所飾之物當指諸侯以下言之君子至東都有容刀以為賜予之物其容刀以鞞盛之其上有琫之飾其下有珌之飾天子錫予諸侯諸侯懷之靡有攜貳萬年保其家室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徒黃切君子萬

年保其家邦同均也謂錫予均平不以愛憎為厚薄家邦謂天下也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曰家邦

古之所以祝君者不過保其家室保其家邦而已然保之萬年則福祿無窮非深仁厚澤不可

裳裳者華

序刺幽王也續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後焉

裳裳者華其葉葉石經作菜湑思呂切兮我覯之子我心寫想與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此極言勳賢子孫而惜其不用也裳裳謂華如裳之下垂喻人之謙德也湑潤澤也之子勳賢之子孫也寫喜而輸寫謂慰我屬望之懷也夫能使見者悦慕則其有譽處宜矣譽處解見蓼蕭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祛羊反矣芸草名芸其黃言色如芸之黃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文章乃所以輸寫之故維其者推本之詞有慶即孟子所云則有慶之慶何確齋曰有章形於四肢發於事業之謂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僕各切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此言其威儀之盛四駱六轡解見秦風駟鐵沃若解見皇華六轡沃若見其操縱有節疾徐有度亦是有章處

左祖戈切下同之左之君子宜牛何切之右羽已切下同之右之君

子有[羽已切下同]之維其有之是以似[養里切]之[賦也毛傳謂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事然亦不必拘即左右逢源之意旣稱之子之美因推本而誦其先人君子謂之子之先人也宜如宜兄宜弟之宜說苑引此詩云君子無所不宜也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有言其蘊之不竭也惟其先人有此盛德故源深流長子孫似其先人也勳賢子孫若此幽王棄絶之非維棄材且忘舊德矣箋餘言左之右之似承六轡沃若來蓋借馭馬以况其馭世耳君子卽之子重言左右者諷詠之辭非左而更有左右而更有右也]

桑扈之什

桑扈

序刺幽王也 續序謂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詩述先王燕樂諸侯動有法度以刺之也左傳甯惠子引此詩以為古之饗食也以觀威儀以省禍福

交交桑扈音戶上聲有鶯其羽君子樂胥思呂反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平叶丙興也交交往來貌桑扈桑間之扈也桑扈有青素二種青者食肉好盜脂膏鳴鳻之率場啄粟是也素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即此篇所咏是也按扈有九種農桑候鳥扈民漁淫者也扈止也淫過時也扈民不淫謂使民漁過時而不耕種也鶯即黃鳥有鶯其羽其領者言其羽其領之色如鶯也君子諸侯也胥語詞祜福也屏

門中小牆所以禦外而蔽內者按農扈之鳥飛舞往來此太平之象君子對之而樂樂者心無累也人不循天理非暴戾恣睢則愁苦拘廹何處得樂樂者惟不驕不倍之人能之所以受福而為萬邦之屏蔽也地天交泰天子之寵眷不衰即所謂受天之祜名分辨紀綱正外侮不侵即所謂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音獻不戢不難乃多切受福不那奴何切

末二章乃勸戒之詞之是也翰幹也築墻須立兩木翰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百辟四方諸候也憲法也戢斂也難慎也那多也能為國屏翰則四方諸侯以為法式若不自斂戢而驕氣未除不自戒懼而舉動無節則受福亦不多矣曰不多婉言之也

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从出着从放萬福來求兕觥

以兕角為觥也觥酒器觩上曲貌以全角為之不假雕琢可覆而不可仰古人用為罰爵所以罰不敬者故設而不舉但見其觩然覆于席間耳下即接以思柔思柔乃古人製觥之意酒陽物也能發人之剛剛宜柔克故曰旨酒思柔剛之過在抵觸兕角善觸罰爵以兕角為之所以寓戒也敖猶傲也王文成公曰傲為凶德為臣而傲則不忠為子而傲則不孝為弟而傲則不弟丹朱與象只是一傲便結果了一生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不傲則我不求福而福自來之矣人亦何苦而為傲耶

鴛鴦

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牛何切 之 興也羽族多矣

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蓋因人之羅致而有所感耳鴛鴦匹鳥止則相耦飛則為雙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蓋鳥之有至性者也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則執以掩物鳥罟謂之羅羅則張以待物毛傳太平之世交于萬物有道取之以時待其能飛然後取之則不破卵不射宿故也其德如是則壽考福祿宜矣呂子謂明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筆力反梁有二一曰魚梁一曰橋梁鴛鴦水鳥橋梁非栖息之地當為魚梁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候其飛而後取故在梁者戢翼而安蓋人無害鳥心鳥亦不疑於人也非盛德之世何以有此

乘馬在廏廄石經作廏音救摧音挫之秣音末莫佩切之君子萬年福

祿艾魚肺切之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土果切摧以芻飼之也

秣以穀飼之也古之明王所乘之馬繫之于廏無事則委之以芻有事乃予之以穀興君子奉養之節如此故享福祿至老艾老也綏安也享之而安也蘇子由曰言君子之于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絶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唐荆川曰天子不難于福祿而難于悠久故每章以萬年為祝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也　嚴坦叔曰幽王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無從忠告因借不晏同姓爲辭而戒以禍敗之至也國風小雅多寓意言外意雖形于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大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强而實刺晉昭之類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馳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今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先從輕處説起漸漸説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類頍弁刺危亡而先言不晏同姓之類讀詩與他書不同惟涵泳浸漬乃得之

有頍音跬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居何切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音拖蔦音鳥與女蘿音羅施音異于松柏逋莫切未見君子憂心奕弋灼切奕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弋灼切賦也

頍舉頭貌弁皮弁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燕同姓用皮弁蔦寄生也鳥食物遺子于樹間感氣而生故名寄生女蘿松蘿非兎絲也兎絲蔓地上女蘿蔓松上施纏擾也君子謂王也奕奕心無所依薄也幽王服是皮弁將以何為乎以燕兄弟也酒既旨矣殽既嘉矣但恐情意不浹洽耳我豈伊之異人乃兄弟非他人也蔦蘿之施于松柏松柏存則存松柏亡則亡我之于王闕切如此故未見則憂既見則說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犁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傷未見君子憂心怲音丙

叶枋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實維何期言不知此弁頂戴到何時也既時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兄弟具來謂一脉相生親之至也怲怲憂之甚也庶幾有臧見則可以盡其忠告有補于萬一也此正上章憂說之故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切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實維在首言冠裳猶未倒置也既阜謂滿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稷雪也謂雪之粒若稷者雪將至先下稷雪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王不親九族亦有其漸自微至甚如先霰而後雪也王政既衰死亡無日相見無幾今夕何夕而君子維恬然宴樂曰維宴則几生

前之可憂與身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如後世歎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同轍

車舝

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無道竟至亡國周人謂若得賢女以配君子當不至此　左傳叔孫婼音綽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考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胡轄切又下介切兮思孌音鸞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切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呼報反友羽已反式燕且喜興也昏主之心維婦言是聽故思得盛德美女以配王驕家所謂從治也間關設舝聲舝車軸頭鐵也孌美貌逝往括會也詩人即景言情言此間關之車舝將以何用為思得美女配王故將駕此而往也設舝往來有如

飢渴腓飢渴也望其德音來會心如飢渴耳所以然者若得來會則王雖君臣間隔無好友在其左右有賢后相燕樂王心必喜而褒姒之寵自衰此移情奪性之妙所以望賢后如此其勤勤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敎居爻切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都故切比也依木茂則枝葉相為依倚平林平地之林也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走而且鳴鳴則首尾喬然故字从喬長時也碩盛大也碩女盛德之女令善也燕宴飲也爾謂賢后射厭也茂盛之林集者維鷮比王宮之貴宜居碩女當此時而有碩女來教與王燕飲且為好語以譽王王必好爾不厭褒姒雖淫亦將待罪永巷矣今何處得此人哉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音汝**式歌且舞**賦也此承上好爾無射而言如得賢女以配君子則雖無旨酒嘉餚美德而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褎如甚矣女指賢女徐儆弦曰情最深者忘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李愚公曰此若於憮然不足之中而致其藹然相親之意正見其好德無已之情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音昨才落反**薪**叶襄**析其柞薪**如字**其葉**葉石經作葉**湑**思呂切**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想呂切**兮**興也柞櫟也即唐風鵠羽所謂栩也湑茂盛貌析薪而葉盛以興娶妻而德美召南漢廣之詩以錯薪興游女齊風南山之詩以析薪興娶妻此詩案也鮮希有也爾指賢女我眼中所見如湑者甚少今得見爾我心輸寫而無所憂矣其如不見何哉

高山仰(五剛切)止景行(如字)行(叶杭)止四牡騑(音非)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賦也此虛擬親迎之景以自慰也景大也行路也言親迎時高山在望大路在前車馬調和迎賢女以為后則宮幃晏然國家無事我復何憂哉此正與首章相應一景行向訓為大路自唐明皇序孝經有景景行先哲之語後世遂有景慕之說以實字為虛字誤矣

青蠅

序大夫刺幽王也(為宜臼遭讒而作)

營營青蠅止于樊(汾乾切)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廻旋飛繞之貌青蠅蛆蟲所變與蒼蠅異種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懷蛆布織如小人之逐臭務趨炎燠惡寒如小人

之趨炎附熱汙白使黑如小人之變亂是非為羣甚夥如小人之實繁有徒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讒人為害如此愷弟君子無得信受之獎即藩籬也藩籬雖遠入宮室汙几席自此而始故戒君子無信之也人之讒言多由聽言者好為猜疑持心傾險而後入故惟愷悌君子乃能不信讒言愷悌性樂易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罔極謂奸深不測也不獨近者受其害即四國之遠亦被其毒

營營青蠅止于榛如字又叶連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如字又叶然

構架也造也成也謂起是造非令彼此猜疑交相惑亂二人謂王與后也大夫視王與后若父母故云二

人　朱康流曰構二人而先之以四國者當時呂贈西戎與申方睦必以申之交結外夷謀抗王朝為廢后之名也　棘榛即為樊之物未必有深意而何氏之言似有理今錄之以廣見聞何黃如曰宜臼之廢也有褒姒讒之于內有虢石父讒之于外次章所興青蠅指石父也石父為王卿士周王朝植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言止于棘三章之青蠅則褒姒也左傳女贄榛栗棗脩故曰止于榛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在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

序衛武公刺時也　歐陽永叔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前二章陳古後三

章刺時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與楚不叶未詳別本作秩秩左右右叶餘呂反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舉里切鍾石經从重鼓既設書質反舉醻音酬逸逸大侯既抗居郎切弓矢斯張射夫既同姑黄切獻爾發功俱黄切發彼有的丁藥反以祈爾爵賦也此詩耑刺飲酒故前二章先陳古祭而飲酒之禮　凡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射後首章則因射而飲也上八句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大射之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筵席也几案之類所憑以坐者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秩秩有序也殽豆實也燔炙葅醢之屬核籩實也桃棗榛栗之屬楚潔旅

衆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言與燕者皆在列也鍾鼓既設在初筵之後舉醻之前則兼奏樂而言非改懸避射之謂舉醻衆所奠之醻爵也三爵既終將以習射意氣勃發故逸逸大侯君侯也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既同比其耦也比選其材相近者以為耦也獻爾發功猶奏也各奏爾發矢中的之功也的質也爵即觶也不勝者取觶立飲所以自罰也勝者但求免此爵而已若曰求勝以爵其不勝則非無爭之旨矣

一射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醻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既射之飲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宗五切烝衎音看烈祖以洽百禮古韻禮無叶別本叶魯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音假子孫其湛音躭持林切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奴金切賓載手仇音其又音求室人

又音怡又音尤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如字又叶酬前章將射之燕此章旣祭之燕上八句祭祀之禮下六句勸酬之禮籥舞與笙鼓對籥舞笙鼓則樂旣和奏而可進之于祖矣烝進衎樂也列祖有功業之祖百禮事神之禮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洽浹洽也作樂則神人諧暢禮意浹洽也爾雅壬大也林盛也百禮中之品物不齊其中有大者有盛者蓋舉其最者而言也錫神錫之也純大嘏福也湛樂之久也蓋優游浸潤之意神既錫子孫以大福子孫其從容領受勿忙遽也所謂其湛者何謂樂也祭後之樂無過飲酒飲酒須各盡其量故曰各奏爾能能謂能飲之量下數句正各奏爾能之事載則也仇匹也主者賓之匹訓匹爲仇猶訓潔爲汙訓治爲亂反言之也室人即宰夫也初時主人獻賓賓則取此爵手酢于主主主之宰夫入室取酒又酌康爵而佐之以時物也康安也酒所以安其體時謂時物

如季冬始漁季春薦鮪之類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翻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翻兩醉止隔句一韻反幡隔句一韻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音弼毗必反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三醉字隔句一韻抑怭秩隔句一韻前陳古此乃刺今故復從賓之初筵說起

温温和柔貌在心為敬在貌為恭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反反重慎也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舍其坐而遷至他處也僊僊飄揚之貌抑抑謂降心下氣以從事也怭媟慢也秩序也謂尊卑老幼之序古云醉之酒以觀其態武公厭惡之甚故重疊言之形容其未醉若此及既醉若此

賓既醉止載號音豪胡毛切載呶音譊别本叶奴梨切亂我籩豆屢舞僛音欺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叶夷側弁之俄屢舞傞音蓑素多切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筆力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居何陵之二切維其令儀如宇又牛何切

號呼也呶讙聲僛僛傾側之貌郵與尤同過也弁皮弁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賓既醉而呼號讙呶亂我籩豆僛僛屢舞是既醉矣猶不自知其過側弁而屢舞不止欲何為乎酒以合歡原期于醉既醉何病然醉則可以出矣出則並受其福言主賓俱安也既醉而流連不止非徒無福心眩神昏是自伐其德也蓋飲酒之所以為嘉者以其有令儀耳今屢舞僛僛屢舞傞傞喪儀伐德亦何嘉之與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彼美切）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養里切）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失志二音）矧敢多又（夷益或鼓二反）

監以正法史以書過飲酒行禮何必立監佐史惟有醉有否故不得不爾蓋醉者不必言正為不醉者設戒恐不醉者與醉者同禍也彼醉不臧以下是監史告不醉者之詞彼醉者之不臧何也彼不以己之醉為可恥而反以人之不醉為可恥此等醉人切勿與言與言則益肆號呶長其傲慢故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吾輩醒者至此但謹默自持不當言者勿言不當語者勿語而已蓋醉人之言甚是可笑欲使人出無角之羖羊其狂易如此可見酒之昏人只三爵已無所知識矣矧敢多而又多乎箋

云三爵獻也酬也酢也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刑政益繁則酒之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玩此章再三告戒勿與醉人言言語語蓋爲彼得全于酒境之愈濁辭之愈紛獨醒者不可以身爲徇也因思吾輩遭橫逆遇疑謗就如逢醉漢一般只是從容緘默靜以觀之或有太平之日若蚁吸然分青理白謂也上次無童羖徒滋口舌無益于事

魚藻

序刺幽王也　幽王沉湎酒色大禍將至而不知故援先王之所以得樂豈者今王深思而悔悟焉　埤雅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鄭箋此時人物皆得其所獨言魚者以潛伏之類信其著見

魚在在藻音早有頒音焚其首王在在鎬胡老切豈音愷樂飲酒

藻鎬隔句一韻首酒隔句一韻　比而興也藻鮮見召南采蘋頒大首貌豈說文作愷情意和協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音起尾豈隔句一韻莘長貌樂豈即豈樂但倒文以便韻耳　此以魚之得遂其生比民之得遂其性即以興王之得遂其樂魚無處則戲于水面或浮而露其首或沉而露其尾鄭箋所謂魚得其性則肥充者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切其居蒲性輕揚善泛柔滑而溫魚依之而安故又以為興那安也從容自如之象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曰有那其居蓋不特飲酒之際專其樂將無時而不樂矣　在藻之魚有頒首者有莘尾者有依蒲者各適其適何等世

界在鎬之王豈樂飲酒飲酒樂豈有那其居自得其得何等胸次　徐玄扈曰諸侯之頌王也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則雖褒美之詞而保泰之謨在其中矣

采菽

序刺幽王也　述先王錫賚之盛諷王以敬諸侯也首章預擬其來次章深幸其至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喜談而樂道之此真盛世親那國之禮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孑來朝何錫予音與下同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滿補切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與也此未至而預擬之詞菽大豆也筐筥受所采之器以竹為之筐大而筥小筐圓而筥方君孑謂諸侯也路即周禮五路之路五路惟

王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四馬為乘乘所以駕路車者玄袞玄衣而畫以卷 音袞 龍也黼如斧形白與黑相次刺之于裳也公衣五章裳四章而衣以袞為首子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為首此言玄袞及黼者舉公及子男以該侯伯也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予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何錫予之心口自商之語未見其人而預謀其禮情意之篤極矣有車馬以賜之而言又何以予之者蓋其意猶以為薄也車馬之外又以玄袞及黼好之之意無已也古者懷諸侯之道如此而今不可得矣

九章之五曰宗彝按許浩復齋記貴州思南有山曰甑峯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人跡不到有獸曰宗彝類獮猴巢于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

傳遞至上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先儒謂繪于豕者取其孝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音坎泉言采其芹巨斤切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斤反其旂淠音譬匹蔽切淠鸞聲嘒音諱呼惠切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居氣切此既至而忻喜之詞也觱水噴出也沸水騰湧也泉水從下上出謂之檻泉興君子從下國而朝于王朝也芹水中芹菜檻泉有芹可采興君子有儀可觀也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以不敢馳驅故也三曰驂四曰駟言或有乘驂者或有乘駟者見其旂聞其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于是矣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叶戶彼交匪紓上與切天子所予音與樂只君子天子命彌賓切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賦也赤芾解見曹風

候人脛本曰股自腰至股故曰在股古時未有襪邪幅如今之足紈逼束其脛邪纏于足謂之邪幅自膝纏至足故曰在下芾以蔽膝所以謹拜跪幅以束脛所以利趨蹌交與人交接也紓緩也懈怠也彼與人交接自收斂若此則無懈怠之心可知是天子所予也予非錫予之謂諸侯敬謹天子所心許者于是命之申之以將其予之之意命謂以言褒勉申謂有加無已也

維柞之枝其蓁葉石經作蓁蓬蓬如字又皮江切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悲工切又如字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如字又徒黃切平音騈平左右亦是率從如字又徐王切比也此言諸侯擁戴之意作解見車舝蓬蓬盛貌作堅忍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甚固也作有枝枝有葉葉以芘枝枝以衛葉喻諸侯與其左右相承以衛天子劉氏執

中曰柞葉者諸侯也根本者天子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根本氣脉所致然葉盛則衛其根株而根株益固猶天子寵錫諸侯諸侯茂盛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殿鎮也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同聚也左右陪臣之從朝者有上文睚紓之諸侯則有平平率從之左右平平韓詩作便便閑雅之貌　章小東曰來則增重王朝歸則藩衛王國故曰殿天子之邦

汎汎楊舟紼音弗纚音離力馳切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郎之反矣

賦也此言諸侯辭歸天子挽留之意紼纚皆索也紼以竹為之纚以麻為之維之以紼纚繫其舟也楊木之舟汎汎然將逐流而去王使人以索繫之使不得他適葵菜名葵惟向日日亦向葵曹植云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說文膍牛百葉牛食草與他獸異故其胃厚亦與他獸異也焱膍皆實字而活用見詩人用字之奇三章言福祿申之乃屬望其後而預期之詞此章言福祿膍之則俯鑒其忠而厚許之詞語意自別優游從容和緩之貌戾止也言天子之殷勤如此亦可從容而緩其行矣益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如此

角弓

序文兄刺幽王也 漢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騂息營切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比也此言王不

可遠其兄弟騂騂調和也弓乃剛勁之物而曰調和者謂其張弛如意也翩反貌益疾速之義謂弛弓時翩然外反而去也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嚮弛之則外反喻王之親族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今王疏遠親族親族心離亦如角弓不能內嚮翩然而反矣兄弟乃同姓之通稱異姓之臣通稱甥舅此特指言昏姻者大抵皆褒姒姻亞如皇父卿士番棸橛楀之輩幽王疏遠兄弟同姓而加厚昏姻恩禮之際相去甚遠故言王視兄弟不宜與昏姻大相懸絕也胥相也　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六材者幹角筋膠漆絲也于春謂弓有用角之處故名角弓孔疏謂如此即不得專名角弓弓之中別有角弓如北方所用者但弓人不載耳

爾之遠矣（叶宛）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此與下二章言

王不親骨肉則天下倣之而風俗日壞君子篤親則民興仁不遺故舊則民不偷爾居上位疏遠骨肉則教民以薄而民相與效之也　詩人以爾稱君非禮也然愛君則為親之之詞如天保之稱爾是也怨君則為賤之之詞如角弓之稱爾是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預與二音令善也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按王親疏失宜如此宗族中有令善者能自寬慰綽綽有裕其不令者啟于怨毒交相構鬭而敗俱傷故曰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音以斯亡民謂不列朝署者良善也爵酒杯已止也按此承上章言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固無足怪大凡民情好勝讓前罕有善者

彼執其一偏誰肯相下往往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逞忿以亡其身況事有大于此者彼此門戶得失相形交相恚恨勢所必至也至于已斯亡舊謂至于亡而後已與詩語不類言至于氣竭力匱寢戈息兵則危亡莫救矣在宗族宜謹之于微王亦宜闊略兄弟之小過也　楊見宇曰一方猶云各執一說毛傳爵祿不讓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名而身愈危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上去二音）如食（音嗣）宜饇（音飫）如酌孔取

叶（此茍七臭二切）　比也此專刺昏姻之竊位者蓋民之無良皆緣竊位者倡之也老馬喻當謝事駒以喻新進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慮後之不勝其任也如食二句正形容不顧其後之故渠之貪心如食只說宜飽如酌只要多取醉飽之外更不知有他貪鄙無耻之狀如此即上章所云受爵不讓也節潛

谷曰飲食過
而吐曰嘔

毋教猱音撓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此章承上
言竊位之貪鄙皆因王棄兄弟而任婚姻不知其皆
爲假合而不足恃也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塗泥
附著也徽三股繩也取人倫綰結之義屬聯屬也猿
善登木而又教之寓言棄姻之輩本欲依附無容又
信任之也如塗塗附言疎遠之人强與比暱如以塗
附塗終非膠漆之固君子有維持聯絡之謀則小人
自相聯屬況于骨肉乎君子小人以上
下言此言王恃昏姻不如其恃兄弟也

雨音諭雪瀌音標瀌見晛音現从日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音屢驕
末二章承上君子有徽猷而屬望于王也瀌瀌雪盛
貌晛日氣消釋也字書遺音位餽贈也式語詞居安

坐也晏屢也雨雪雖盛見日則消兄弟雖疑怨王有恩意則自相忘今王無恩惠之及但高坐而屢肆其驕態亦何怪族人之怨乎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謀莫侯切我是用憂浮浮雪之積而浮于地也流雪融為水流而去也蠻南蠻髦夷髦西夷之別名言王骨肉相殘如蠻髦之無恩禮骨肉而蠻髦是謂大亂我是用憂他史何憂哉　唐士謂曰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遷陸渾之戎于此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

菀柳

序刺幽王也幽王暴虐其臣見幾而自遠也前二章猶有望之之意末章則已絕望深致嘆

息而已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卿引此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比也菀茂盛也楊之盛者曰柳尚庶幾也上帝斥幽王也踐履爲蹈即視臣若草芥之意暱親近也靖安也極謂竭盡心力也君子之顧依于王譬如行道之人顧息于柳但君臣有禮幽王蹈藉其臣如此無交淺言深以自求親近也若信任我使我安定國家然後竭其股肱之力我豈無心于王者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音器焉上帝甚蹈無自瘵音際例切于焉俾予靖之後予邁力制切焉愒亦息也瘵病也自瘵謂不度時勢自取困病邁勉力也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叶神又如字]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如字]

[又叶先]曷予靖之居以凶矜[音勤又音鰥]傳臻皆至也彼人作幽王也曷何不也居謂處置而坐以罪名也凶暴虐矜驕傲也鳥之高飛其極至于天已耳幽王之心何所至乎言轉側無常不知其所屆也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下二句正其機變無常之處曷予靖之謂女曷不靖之若委任于我者彼即從此構陷我而居我以凶矜王之不測如此尚可暱而就之乎尚可不度時勢自取困頓以救之乎惟有超然遠避而已　沈仲容曰凶矜凶禍而可矜憐也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　愚觀成康承文武之業營雒邑而朝諸侯堂陛之分雖嚴而蓼蕭湛露之歌藹然如見其明良喜起之盛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移王觀兵而荒服畔夷王下堂而覲禮廢厲王好利而國變作至

宣王修文武之政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列侯五服各以其職來同泰交之風庶幾再見焉幽王賊人倫弃九族衆叛親離而菀柳之刺作矣懼其誅求畏其加禍先幾引避是豈君臣之義宜爾哉自是而降强國有問鼎之姦天子有射肩之辱甚至狄泉之盟成周之役以大夫而主會蒞政王朝聲靈陵替茂長初為畏周者漸至隕周而莫之云救後乃瓜分蠶食僭上逼下統于一王者列之為數王大國制命小國受困其靡日熾其凶獨多慨然而思周治之難菀柳其苞稂之漸也當時之為此詩者猶為有宗周之意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東遷之後士女胥首炫服習于

奢侈詩人思西都風俗而作蓋不獨爲衣服也孔疏周人謂京師畿內之人此詩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序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録故言周人以便文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亡

各章以彼都人士喚起想慕無窮自東都言以西都爲彼城郭之域曰都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故奢淫巧偽都邑尤甚士者風化所由出嚴坦叔曰若專以士爲庶人則萬民所望非庶人之事若以爲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士爲貴賤之通稱故曰人士孔疏狐色不等狐白非君不服狐青以供公子狐色黄者最多黄狐庶人亦可服狐裘黄黄取温煖之意非奢侈之服容與言對容者手容足容之謂凡人少得志則足高氣揚故曰不改章謂有法度文采守書周

至也容也備也在位之人都人領袖今覩其容則不改聽其言則有章論其行則周到此真一國之標準故曰萬民所望詩人蓋屬望于在位者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租悅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首章論長民者故不言女此後統論都人故言士女見男女皆醇雅也臺草名臺笠以臺皮為笠所以禦暑雨緇撮緇布冠也撮以兩指其制甚小僅可撮其髻也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家居時所戴俱野人之服彼君子女謂西都君子家之女蓋衣冠之家也綢謂纏束緊密直謂櫛理條達如髮謂一一順髮之本性不為雲髮高髻之態　服飾奢儉風化攸關舉世泯淵不見先輩典型所憂不在衣服間也故我不見兮再四慨歎自不悅而菀結以至引領而望蓋返樸還

醇之念無日去諸懷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音秀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於粉切又音鬱　充耳紃質切緻即充耳之具琇美石以美石為瑱而塞其耳也鄭箋吉讀為姞尹氏姞氏貴姓舊族家風不替故女之有風範者皆謂尹姞鄒肇敏曰鄭箋改吉為姞未免更易疑即是尹吉甫蓋周時尹氏甚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遭荒羅興戛底出否聲聞數里想其家法女子亦有逈別謂之尹吉者非尹吉也以其君子女故謂之尹吉耳猶云齊姜宋子之意臺笠緇撮有村庄下里意充耳琇實有貴家大族意言盛世之人貴賤皆佳濃淡皆好苑鬱也結聚而不散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落蓋切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敕界切

厲垂帶之貌爾雅謂以衣涉水為厲蓋垂下而曳地之象蠆毒蟲短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尾為蝎長尾為蠆蠆尾向上掀舉婦人髮末卷曲而上亦如蠆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言人工天巧各極其致我不見兮言從之邁邁行遠也我不得見但想像其人一往神馳耳　充耳垂帶皆追言昔日在朝時服式如此為士為女皆有常度任朝在野緫無炫飾眞大雅之風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矣

伊語詞旟即旌旗髮之舒而復屈如旌旗舒卷之狀也垂帶而厲卷髮如蠆未免近於致飾故復申言之曰非欲垂此帶帶自有餘非欲卷此髮髮自有旟言其質任自然不假修飾盱張目

而望云何盱矣猶云如何懸望有形容不出之意徐玄扈曰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絃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夫文章之變矣

采綠

序刺怨曠也 玩序意謂時事至此只宜安命不宜怨誹故以為刺怨曠刺怨曠乃深以刺王也郝仲輿曰人情王道之由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征恤其私也令使其室家仳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

時為終朝綠木賊草其草澀礪治木骨利于刀錯故謂之木賊曲局蓬髮亂頭之象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一掬怨曠之深心不專于其事也婦人以夫不在不為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不舒展庶幾其歸而沐之望之之詞也

終朝采藍（盧談切）不盈一襜（尺占切）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

藍染青草藍與綠俱家常有用之物晨起采之其勤可知衣蔽前謂之襜即衣裾也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為期者或去時之約或人未還而豫訂歸期詹至也過時而不至是以不禁其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韔（音暢勑亮切）其弓（姑弓切）之子于釣言綸（音倫）之繩

此下二章皆思婦豫擬之詞之子指其君子也于往也狩者獵之總名韔弓衣也韔其弓弛弓納于韔中

也合絲為繩謂之綸獵以講武不欲君子從事弓矢故曰言韔其弓其者外之之詞釣以歸隱欲君子托跡烟波故曰言綸之繩之者内之之詞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序上聲）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切）者（掌與切）因上文言釣此遂接而申之魴鱮鮮已見觀者婦人自謂閒夫得魚因往觀之乃漁家夫婦之樂大意以遭逢不幸時事倥偬不如歸休作烟波釣叟而已上之人使人至此亦可悲也故序以為刺

黍苗

序刺幽王也 朱康流曰昔申伯以元舅之尊抱文武之畧作鎮南邦旬宣四國宣王委任之者至重故召公經營之也至周將使子孫世守以衛王室王乃以嬖妾之故遂貳于申甚非當日委任申

伯之意矣宣王之靈必有大不安者故詩人述營謝之事以諷王未言王心載寧以感悟之也如曰美台伯則不宜舍其平淮而美其營謝嚴坦叔以烈烈征師為平淮之事則又不宜舍其平四方定王國之功而美其平原隰清泉流僅與營謝等也

芃浦東扶雄二反芃黍苗陰雨膏古報切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力報反之　興而比也芃芃盛也膏潤澤也悠悠說文憂也衛雅思也路遠時久憂思迸集也北自鎬京至謝故曰南行召伯召穆公虎也勞謂慰其勞苦恤其飢寒宣王封申伯于謝撤禁旅以營侯國若將不得其人則怨易生而功不固故以陰雨之膏比召伯之勞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連與二切我車我牛叶泥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叶資 賦也此二章皆召伯慰勞之語負持之物曰任人輦輓之車曰輦車大車也牛所以輓大車者集成就也蓋者未定之詞召伯營謝知役夫勞苦故呼而告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㑗我南行營謝已就庶可言歸亦以歸期所以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上聲**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徒御師旅以衛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發不以勞謝氏也歸哉猶在途歸處則到家而安處矣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从丁 从戊**之** 上章言慰勞此歸功召伯言非徒慰勞已也肅肅嚴正貌謝邑名謝功謝邑之事城郭宮室之類也營料理相度也言城

郭之堅固宮室之壁齊皆召伯之所經營也烈烈威武貌成者撫循激勸成就其烈烈也言士卒之奮發旗鼓之威嚴皆召伯之所成就也　鄭語史伯謂桓公曰謝郟之間其冢君驕侈是謝雖入于申其君猶在故用師以備不虞非特營繕之事也　郡國志南陽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上章謝功言城郭宮室此則治水土之事水土民所藉以耕種此久安長治之策　原隰鮮見皇華土治曰平謂高下得其宜也停蓄者為泉往來者為流清者分別疏導使行止順其性也按上言召伯成之不過宮室城郭等事而已此言召伯有成而推本于王心者謝為荊徐要地封申伯于此則足以鎮撫南服宣王之心始安不獨謂其

篤厚元舅克副親賢之志已也王乃以變偉之故而成仇讐卒之召伯所經營者反若樹强敵焉宣王申伯一時明良之績不再傳而化爲弑逆甚哉守成之不易也　鄒肇敏曰序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先儒謂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愚亦謂采芑之南征何以小于江漢然此猶各自爲役也一城中耳崧高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蓋黍苗辭格簡遠崧高鋪叙宏潤體裁音律固自不同也

隰桑

序刺幽王也　續序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一見之而不可得蓋天下無道君子不可得而見此幽王之故也故曰刺幽王何黃如曰晦菴謂此詩與菁莪相近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與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上升之象此三章俱言隰桑隰乃卑下之地桑乃農圃之事其爲隱居于而

非在高明之位可知

隰音習桑有阿音㝏其菶葉石經作菶有難音奴多切乃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興而賦也高平曰原下平曰隰桑性喜乾而惡濕說文以隰為下濕非也阿曲也隈也桑林中曲隈處也難通作儺行步有節之象桑之迎風摇曳似之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不得見而想得見之之樂也此君子蓋隱于農圃之間者詩人見其園林之盛知為有道之士故懷想其人而言得見之樂與術云桑者箕星精食其葉能為文章君子隱于草野不蒔奇葩異卉而藝桑則其務本可知

隰桑有阿其菶有沃鬱縛切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沃謂光潤如膏之沃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皆不

得見而虛擬之詞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於交二切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居侯反又音交　幽者葉盛而陰濃也言從德出謂之德音有德之言沁入心脾膠固而不可解今何從聞此德音哉朱允升曰此正言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于此

心乎愛許旡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心乎謂由中也

二字宜讀與愛矣二字相對多少風味遐遠也兼時與地言謂相與與語也君子德音感動人若此我愛之甚誠思得一見相與言論其如遠而不可得何中心藏之雖欲忘何日而得忘乎玩詩詞是若曾見君子而今不得見故懷想如此

白華

序周人刺幽后也

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蓋國人托為申后之言以刺幽王也　八章皆比體每章以一事為喻反覆吟咏以輸寫其哀怨也須上下闗映有情乃得詩人立言之味

白華菅音姧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興而比也白華亦茅之屬其華白故曰白華以水漚之令其柔韌曰菅茅祭祀所用以縮酒者左傳所謂苞茅也白華為菅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自和柔纏固喻夫婦之道當以仁相和柔義相纏固也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之子斥幽王我申后自謂　歐陽永叔曰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嫡妾各有其職可以並居　愚謂擬

人必于其倫妻妾之分相去甚遠而詩詞忘分自下不嫌與妾比擬者蓋失意之人卑抑自居温柔敦厚如此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牟　如字又）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叶搖　又如字）

首章既以菅茅喻后妾此章求工言王之恩施嫡妾當均被其寵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被其澤也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英英輕清之貌天步猶言天運猶圖度也言國家大運至此舉足動步無非險阻則艱難極矣即十步九算猶慮不及而王竟不一圖度者何耶蓋申后實以天步為慮非因一已之失意而痛哭流涕也　黄東發曰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消長之合倘無縣隔即草木自然就承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

露之
露
滮符彪休二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陳如字又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如字又叶然京兆府冰池名滮池亦名聖女泉滮池北入鄗鄗北含渭皆北流也稻性宜水滮水微流尚能浸彼稻田堂堂天子不能保一元后可笑可悲拔之子碩人俱謂幽王親之曰之子尊之曰碩人時而之子時而碩人悲怨之際不暇詳莊子所云不任其聲而錯舉其辭也楊氏曰滮池在咸陽縣西北

樵彼桑薪卬音昂五綱切烘火東切又音洪于煁音岑市林切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樵采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猶今之火爐也桑乃箕星之精蠶食其葉吐絲可以供黼黻是木中之最貴而有用者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言取彼桑以為薪不以烹蘋蘩炊黍稷而燎之于煁以

取下體之溫煖喻幽王以元后而夷之與姊妾等貴賤倒置綱常淪棄使我心反側不得安也　程泰之曰春初土脉初動木津未上農人持刀斧至桑下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人半枯半萎不能茂盛者悉皆刪剔不使分其正力據此則桑木之可為薪者乃附枝朽條喻彼姊妾之輩止可供炊爨而不可以正位中宮也　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自漢而後明月悼心于擣素尚曰庶幾黃金購賦于長門風斯下矣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七感七到二切懆視我邁邁鼓擊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懆懆愁不申也邁邁行不顧也我視王則懆懆而不樂王視我則邁邁而不顧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鶖性貪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鶖之與鶴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是養鶖而棄鶴也求其故而不得是以心勞而不得安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鴛鴦解見前失其耦則想念而死是鳥之有至性者乃爾獨無常德何鳥之不如耶

有扁必顯必淺二切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祁支切兮字書扁不圓器扁石王乘車所履之石王后出入之從與王同其登車亦履石故覩之傷感謂石性剛強蹈藉之則卑以比已為正嫡小君王疏遠之則困頓也遠遠后而近褒姒疧病不翅也益哀怨之極而反

側于牀第間矣　或謂石雖卑尚得蒙王踐履自嘆石之不如此亦有深致但于履之卑分語氣不順

緜蠻

序微臣刺亂也　鄭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睊瞻之幽王之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以見王之不能恤下也朱康流曰周室之亂政教不修膏澤不下屢起徒役貧困老弱亦所不免其統率之長樵不足以撫綏義不可以違忤惟以力之所能行其小惠而已序謂之刺亂者託微臣稱述之言以見王之不能恤下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音窩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切之食音嗣之教从孝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說文緜微聯也蠻即

南蠻之蠻鳥音微細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解又似蠻丘阿丘中之曲阿也我詩人指統率之長也託微臣述統率者之言曰黃鳥尚得止于丘阿而我長塗勞苦無以為策我尚如此則在下者不知若何惟有飲食教誨盡其區區而已飲食恤其私情教誨勉以公義載之代其勞苦後車副車也謂之者命後車之人謂之也　鄭端簡曰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丘中之一角峻處趨疾行也韓詩外傳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敕人之急也婉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丘側與丘隅不同隅是丘之一角丘側則在丘中之側矣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瓠菜葉石經作菜

序大夫刺幽王也續序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飧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嚴坦叔曰幽王君臣沉湎淫泆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熟瓠燔兎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

幡孚煩切幡幡瓠菜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幡幡瓠葉生新之貌亨熟也以熟米和酢漬之以佐酒也君子指王酌挹酒而實之于卮嘗試其味也君子有酒以

此菹與客酌而嘗之何等有味何等有禮物之厚薄人何論焉言語詞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之燔汾乾切之君子有酒酌言獻虛言切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陟略切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蒲侯切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切之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斯此也斯首謂止此兔也以熱水去毛曰炮初殺時也爇之釜內曰燔烹煮也燒于火上曰炙炙之為肉脯也末章復言炮殆自有一種烹煉之法非首章所云炮也嘗者嘗其旨否獻者以酒飲賓酢者賓既卒爵酌以報主人醻者主欲醻賓先自飲以導之也 幽王旨酒佳殽徒供宮寢沉湎贅

士大夫曾不得沾其餘瀝分其一臠故寓言於欲免若曰何時得被此禮乎苟得此是亦足矣

漸漸之石

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朱康流曰周時戎狄與中國雜處大抵依恃險阻以為巢窟春秋所書會潛盟唐西方之戎也伐邢入衛東方之狄也荊舒亦在周之東故曰東征續序之說當不謬矣乃云久病于外詩中殊無此意是不得其所刺之故而強為之詞也為將之畧在于能暇不遑朝是不能暇也又在于知險不遑出是不知險也又在于應變不遑他是不能應變也將畧不嫻一卒之力耳故命之曰武人入非其地戰非其時而人用非其人此詩所以刺也

下國謂所經之國

漸士衔時衔二切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遑石經箋疏呂嚴俱作皇下同朝音潮矣漸漸釋文作嶄嶄山石廉利不可踐履也

維其高者不獨漸漸而已又危峻峭拔不可以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山窮則水水窮則山重重相間登山涉水不亦勞乎不遑朝矣者謂陟降之勞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不得朝見天子也　國家重閫外之任必命之將臣今出不聞歌采薇入不聞咏杕杜不過稱之曰武人其不堪甚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莫筆切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卒山巔也曷其沒言所登歷何時可盡也不皇出謂深入險阻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切沱矣武人

東征不皇他音拖矣 劉氏執中曰中國有豕純墨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謂四足連豕皆白

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因路多停潦故涉波而其足常白水患之多可知矣烝衆也離歷也月又離于畢則又將雨非以涉波為雨兆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而大雨矣此厭苦多雨之詞雨中履險征夫所尤苦故不皇他及

惟雨之憂耳

苕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 續序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而

作考史幽王止以廢嫡立庶致犬戎之禍並無西戎東夷交侵之事

苕(音條又音韶)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葉石經作菁)青(音精)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興也爾雅)

苕陵苕圖經云陵霄花也老子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者繁盛之象黃乃苕華之正色鄭箋謂花衰則色黃非也華黃葉青見人之憔悴不如苕也

牂(音臧)羊墳(音文)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補苟切)

爾雅羊牡粉牝牂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牝羊本首小羸則身小而首大三星心星也罶觧見魚麗水靜星明笱中之魚微細可知故總承之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笱且一食無望其餘也當是時觀諸陸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族澤梁無魚罶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閭里蕭條

之象如此去魚麗魚羊之世不甚遠哉陳才卿曰周初興時原隰膴膴堇荼如飴不論甘苦物皆甜美及其衰也物色凋耗蕭然在目此氣運所致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何草不黃

序下國刺幽王也戰伐不息征兵下國下國之民愁怨而作此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賦也將者負囊荷戈而行也經營謂往來道路

何草不玄如字又胡匀切何人不矜俱倫切又古頑切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彌延切又如字玄赤黑色草至冬則黃者變而黑腐矜鰥也無夫婦之樂故曰矜哀我征夫獨非

民乎若以民視之則不宜虐之如禽獸矣　孔氏曰氣則經歷寒暑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　草之玄黃非獨言時候之久語云兵之所過荆棘生焉蓋野無青草田野蕭條之象

匪兕音似**匪虎率彼曠野**上與切**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後五切

承上章匪民言征夫匪兕匪虎何以使循曠野而朝夕不得暇也率循也曠野空濶寥廓之地

有芃薄紅扶東二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上板切**之車行彼周道**

狐車隔句一韻草道隔句一韻　興也芃狐尾毿毿之象狐草行草宿率彼幽草得其所也棧車役車也所以載黍稷負農器若今奔走于道路失其所矣詩說苕華言國家衰微人物凋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役使繁數征行勞苦上之視民如禽獸人事極矣周室至此其不可為矣　或問刺幽王

之詩何以其多若此曰幽王以文武成康相傳之天下一旦身弑國滅忠臣孝子創巨痛深故不禁其長言之也　潘笠江曰予誦小雅之終而思陰陽兩端周流宇宙消息升降之序氣機運乎天者治亂興亡之迹人事運于下者氣運推移若有成數人事變動絶無常儀故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使幽王之後有爲宣王者恐懼修省振弱扶傾則王業可興蒸民常武之咏寧無嗣音者乎惜哉東周之君不復能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作春秋托始於平王蓋深尤之也

待軒詩記卷五